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抱 朴 子 內 外 篇

(中)

葛 洪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抱朴子內外篇

(中)

葛洪撰

國學基本叢書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守七

雜應

或曰敢問斷穀

藏本無此字

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

者最善與抱朴子荅曰斷穀

藏本無此字

人止可息肴糧

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

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及餌黃精又禹餘糧九

日再服三日

按日當作者

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

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

符飲神水輩但爲不飢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

欲得長生腸

意林引作腹下同

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

意林引作屎

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

殺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爲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急既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間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便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栢及朮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月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

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
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
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敘共守事
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莧實之屬
十許種搗爲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
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
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
膏作之用藏本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臾石
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
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
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

元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慮

藏本作其

山中以此法

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爲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煮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郗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

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脾
中神名黃裳子但合口食肉氣此皆有真効余數
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
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
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
可大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
耳而問諸爲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
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
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疑不妄也夫服藥
斷穀者略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
按作當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

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蘖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升水投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爲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已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檐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冝

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爲欲虛曜竒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爲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糝糯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感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爲人治病輒不食以須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飢死也乃召取鑊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

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飢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爲
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
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
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
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後
服雌丸二原注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
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
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
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
元水原注一作冰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蕭丘上木
皮及五月五日中午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

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

之中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

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大皇帝

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

疑作朱

書北斗字及日月

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

疑衍

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

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徨熒

惑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

戟名大將軍

按軍字不當有此以將字爲韻也

參星主之也臨戰時

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

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

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

朱雀之符或

藏本無此字

佩南極鑠金之

藏本無此字

符或戴

却刃之

藏本無此字

符祝融之符或傅玉札散或浴禁葱

湯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

時刻三

刻本有干字

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

之刀劔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

罰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

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

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

無故而爲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

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

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牀丸塗
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
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或造
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泠之淵以過幽闕
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
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
中有膽煎及兒衣符子居蒙原注一人青液桂梗六
甲父母僻側之膠駮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
可爲小兒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爲獸或可爲
草或可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
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

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爲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闕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

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閒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有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故古之初爲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當作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已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

者也余見戴霸華他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傳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爲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尚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玖拾當作救卒即則後救卒方

也卒古
猝字

參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籬陌之間顧眄
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
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
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
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冝即爲人使使
賸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
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
知之可全身刻本作
前審爲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
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筭推三基步九宮檢八卦考
飛伏之所集診訊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策皆下術
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爲入

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
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
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
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
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
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臥而聞人語之以
所不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
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
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
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
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

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存經圖
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
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爲
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
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
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
亦勿荅也或有侍從暱睦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
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
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
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意林引無秀字眉長五寸耳長七
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意林引有住字

金樓玉堂白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鋌之
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
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元武前道十二窮
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
仙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
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
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
含元膽湯及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
有蟲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旣脫者更生也
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鷲
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

兔鷲干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元龜薰之
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或以狼毒冶葛
或以附子葱涕合肉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
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原注一
作外
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熯之以陽光及燒丙
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
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斗能夜
視有所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
華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
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
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

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元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日龍蹻二日虎蹻三日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環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罌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剽能勝人也師言鳶飛轉高則但直舒兩

翹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剽炁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仙人而留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躡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躡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躡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躡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藥刻本作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辟之當重有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祕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王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原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

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
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
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
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
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
千斤金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
丸冠軍丸徐長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
原注一文黃原注一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
作雀

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守八

黃白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祕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爲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勤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爲趣欲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爲然哉余若欲以此

輩事騁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爲迂濶不急末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梗刻本作通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飢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璧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

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爲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爲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鉉性白也而赤之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爲鉉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沙爲鼃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爲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

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爲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

藏本作由緣皆自

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桎梏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爲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鉉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即成銀大文得其祕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

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笛笛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冒告偉偉乃與伴謀搆笞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

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荅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開開即嫻字也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之人及

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辨即辨字也作也其中或有

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

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止官中作之使官人

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

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論藏本作曰史子心見

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

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傳太后太后不復利於

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

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官中而

令凡人雜錯共爲之者哉俗閒染繪練尚不欲使雜

人見之見之即壞況藏本無黃白之變化乎藏本無

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醬醋羹
臠猶不成況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
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
古人何用金銀爲貴而遺其方也鄭君荅余曰老君
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漉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
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及欲爲道
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
利不愜軀命不修寡欲者耳藏本無此二字至於真人作金
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
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
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僞也鄭

君荅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爲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

之類也雉化爲蜃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故仙經
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
砂爲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
中士也餐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
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
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

藏本無此字

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爲金河車可作
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
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
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
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

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爲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冒費見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冒爲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爲也且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祕之故方有用後官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滓

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

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爲之者

非徒以其價貴而祕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

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

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姪女非婦人也

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

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藏本犬血鼠

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鍤盃覆盆釜鑊大

戟鬼箭天鈎則謂之鐵瓦之器也原注鈎一作鈎見用胡王

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

人之姓名也延刻本易之草或有不知元祕之方孰

刻本

作近

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

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爲耳劉向豈頑本刻

凡作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

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

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藏本意在作在不可令減五斤也擣

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

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

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

如棗核者令厚二寸以蚓螻土及戎鹽爲泥泥釜外

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

糞火煨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冶銅

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爲篥篥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爲篥又以盛丹砂水以上二十七字當是小注一本如此作誤入正文耳又以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擣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汞作綠非汞者水銀也以上五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篥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篥口以漆藏本作染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

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煨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合治藏本內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按自金樓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

藏本無此二字

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

一斤又作白礬一斤

藏本無此二字

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

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

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鑪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

按自角里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筩中一斤輒加消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內醇大醋

原注或作醇苦酒

中埋之深三尺二

十日即化爲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

異筩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筩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筩成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篩以醯和塗之小筩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之鉛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爲候置小筩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大筩居爐上銷鉛注大筩中沒小筩中去上半寸取銷鉛爲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

器中須鈇銷內紫粉七方寸匕攪之即成黃金也欲

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

按寸已上當作

匕方寸

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筩

長九寸徑五寸擣雄黃三斤蚓螻壤等分作合以爲泥塗裏使徑三寸匱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筩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覆以蚓壤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筩口亦可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筩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筩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爲爐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銀動則內鈇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

地即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牡
荆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可种也如小豆服一九日
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
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
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
壽與天地相畢以杼血朱草煮一九原注杼
一作樗以拭目
皆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九投水
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雞血塗一九懸
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
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九從月建上以擲敵人
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

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

以白犬血塗一丸

刻本有置六陰之地五字藏本無

投社廟舍中其

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免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

廚玉女立至可俟

當作供

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

丸持入水水爲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

衣不需也以紫莧煮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飢以

慈石煮一丸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

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以蔽人

中則隱形舍一丸北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

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

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

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內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木徙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元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悉其意用之耳

按自務成子法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守九

登涉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爲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日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

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戌己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

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顧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原注一作盍躡及偶高原注一作豪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日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

言未絕而來人即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

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

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鄧

原注一作鄧

伯夷者遇

疑過之

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

自共樗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

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蒸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

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餘犬悉

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

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鄉

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

即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

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
八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爲害乎余
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
門人口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
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僣僣前
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
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
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戊當作
五月未原注一作戌當六月卯七月甲當八月申
子二字當九月寅十月辰當十一月巳二字當
十二月寅當作酉此以寅午戌逆行於正五九月亥
卯未順行於二六十月申子辰之於三七

十一月亦逆行巳酉丑之於四八十二月亦順入山
行而各忌之也諸本皆訛錯不可通今訂正
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巳上
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祕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
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
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
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爲山神所試又所求
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
與虎狼毒蟲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
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
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近代達者嚴君
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歷明時剛柔之日

古言當作故詩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

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爲恥揀善日不亦戇愚哉每伺今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玉鈴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祕術而不爲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一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鈔集其要以爲囊中立成然不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

內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

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

地戶凡六癸爲天藏六己爲地戶也又曰避亂世絕

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

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沈日月無光人

鬼不能見也又曰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

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

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當

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大陰將軍獨聞當作曾開

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東薪不見甲者

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

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
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爲青龍六乙爲逢
星六丙爲明堂六丁爲陰中也三三比成既濟卦初
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
尺此四字當是小合二丈一尺原注一作一步三尺顧視九跡
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此下當有左足
次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
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復前此下有
左足次前四字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
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也
抱朴子曰靈寶經曰當所謂寶當作日者謂支干上

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祕祝

祝曰臨兵闔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

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

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六引作足向後喜來犯人

人入山若夜間人御覽引若作谷無夜字人作其音聲大御覽引作笑語

其名曰蚊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御覽引作

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

暉御覽引作擇又或如人長九尺御覽引作寸衣裘戴笠名曰

金累御覽引有又字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

以名呼之原注下飛字或作龍即不敢為害也抱朴子曰山中

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御覽引有

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

三字

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

御覽引有人字

者

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爲害山水之間見吏人

御覽引無此字

者名曰四徼

御覽引有以其名三字

呼之名

御覽引即無此字

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

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

矣一法以葦爲矛

矛舊誤作茅今校正

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

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

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

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

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

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

公子者蟹也已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

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

人者羊也稱吏者麇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

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舊脫此字今依御覽引補雞也稱捕賊

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

日稱神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舊此二句誤倒今依御覽引乙

正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

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或問曰隱居

山澤辟蛇蝮之道抱朴子曰昔圓丘多大蛇又生好

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今

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

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爲此二蛇所中即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即焦枯今爲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元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

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炷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頭而手縈之畫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雖藏本作以繞頭頸不敢嚙人也自不解禁吐炷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爲蛇所中左取三口炷以吹之即愈不復痛苦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遙爲作炷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炷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徇禹步思作吳蛇數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

平雄黃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

有效也又麝

藏本有香字

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

運日鳥

按運皆當作雲見下又劉逵三都賦注作雲字與此正同

及蠖龜亦皆啖

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蠖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

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雲

藏本作曇誤

日

藏本作是誤

鳩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

吳蚣吳

藏本無此字

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

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吳蚣

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見吳蚣在涯岸間

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吳蚣但浮水上禁人見

有物正青大如縵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

而死故南人因此未吳蛇治蛇瘡皆登愈也或問曰

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

中州高原當作原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

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蠶也又有短

狐一名蠺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

蜎狀當作大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

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

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

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

又有沙蟲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晨暮前跋涉必著

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

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
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
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行有此
蟲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蟲墮
地也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
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芫皆辟沙蟲短狐也若卒
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
蒜等分合搗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
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咬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
五茄根及懸鉤草菑藤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搗
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

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
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
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
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巖
底岫不必有細縲之温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
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
搖膏茵芋元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
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
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臥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
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臥冰上
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臥石上及秋冬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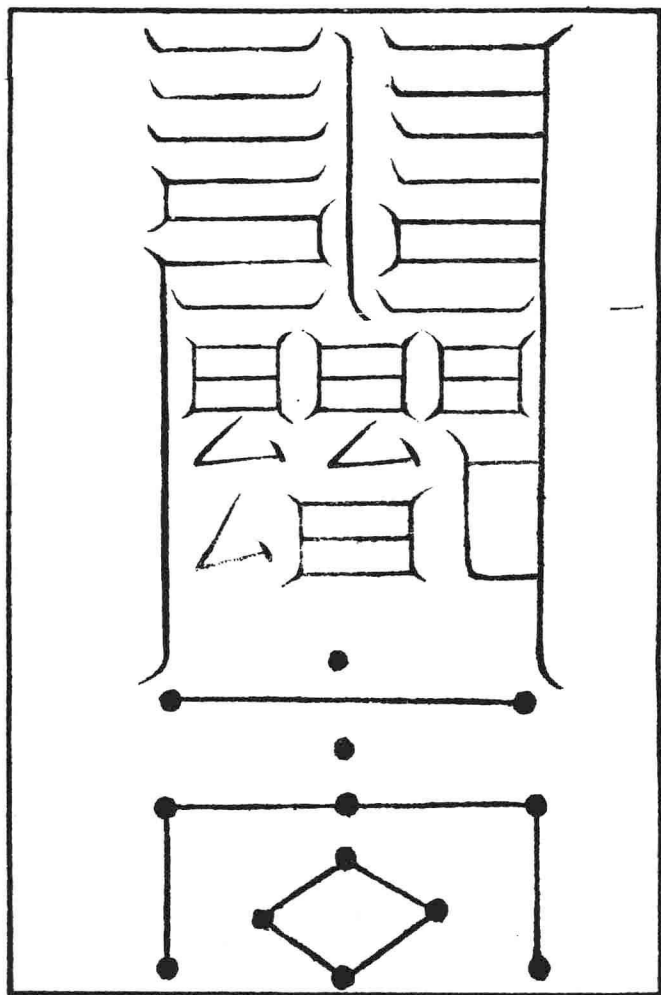
風寒已試有驗秘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
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
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
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
水符蓬萊札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
五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原注或作
弓蓬弓蓬河伯
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
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
礬石曾青也按當衍雌黃脫慈
石前金丹篇不誤皆粉之以金華池浴
之內六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燒爲之銅成以剛
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牡銅以爲雄劔取牝銅

以爲雌劔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原注一作座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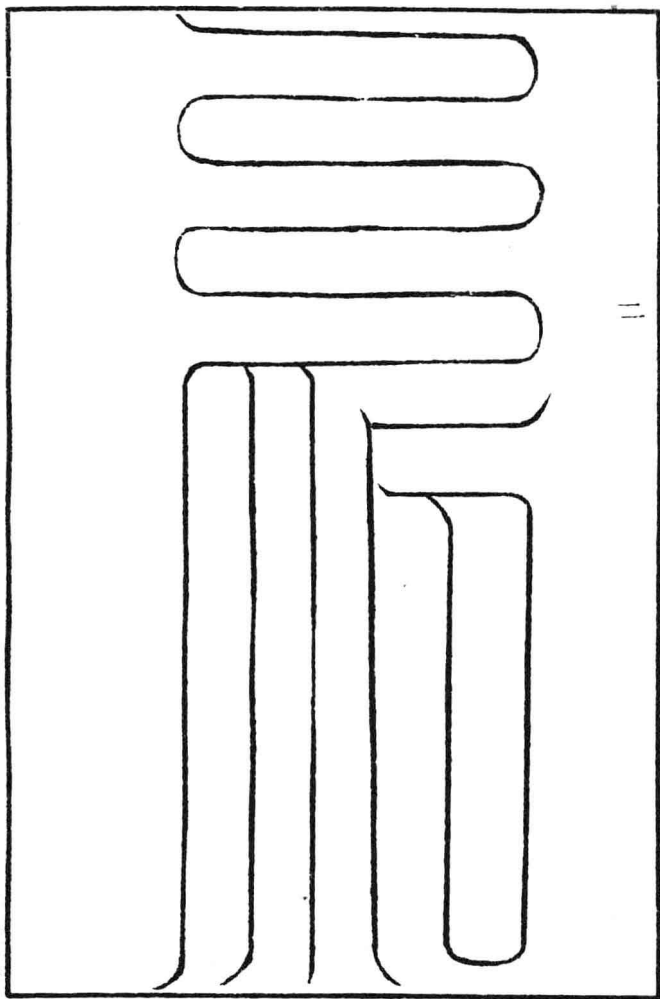
却其次服鴉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胎四十九真祕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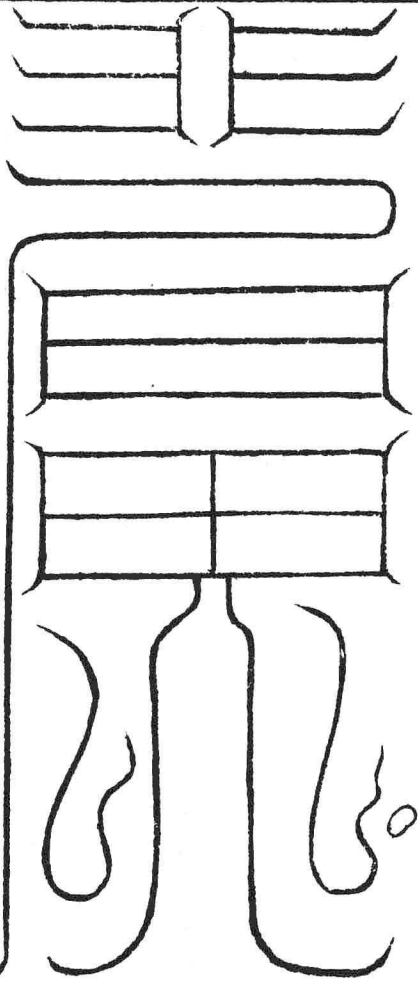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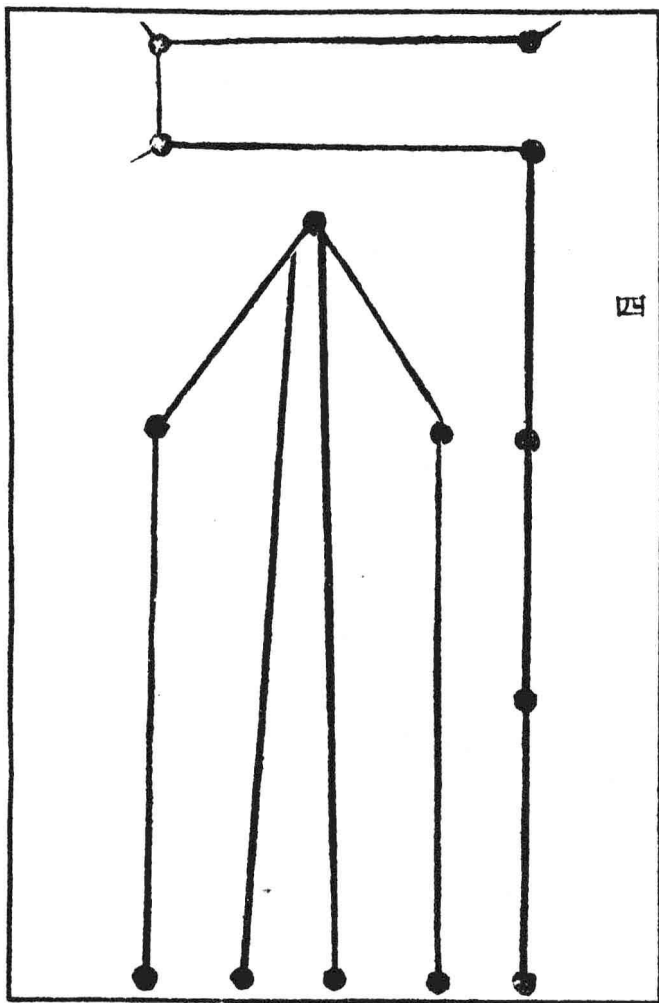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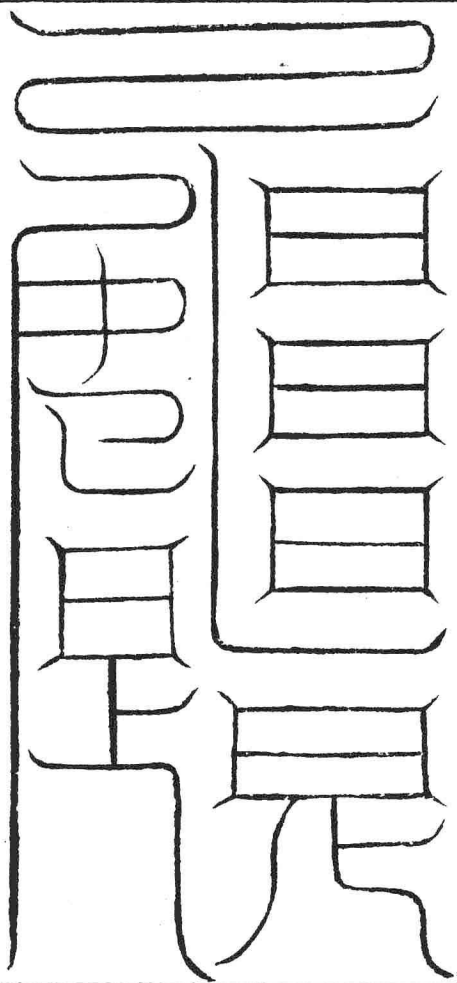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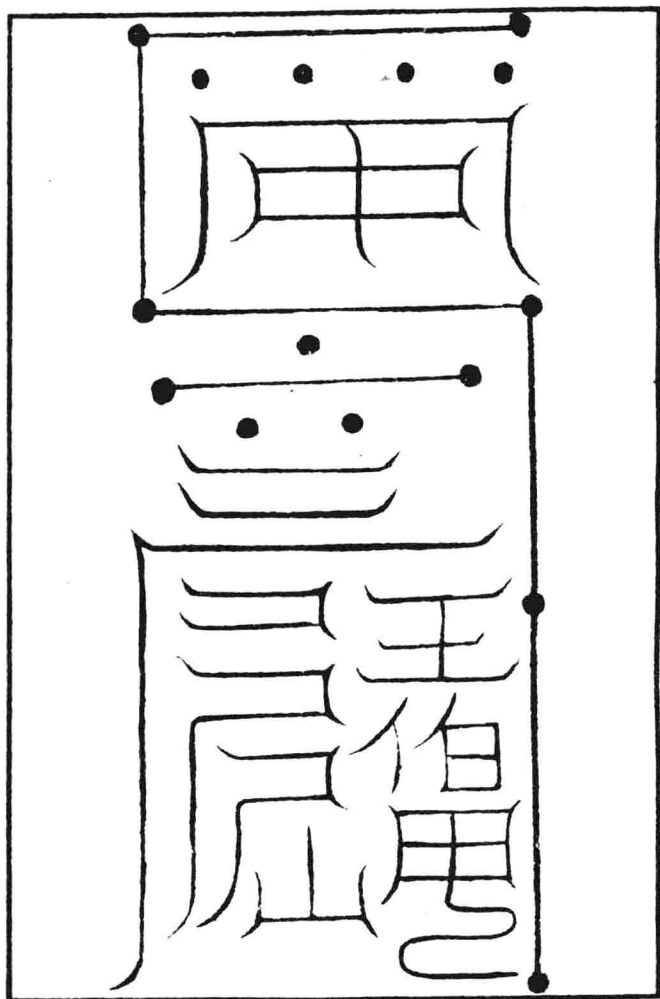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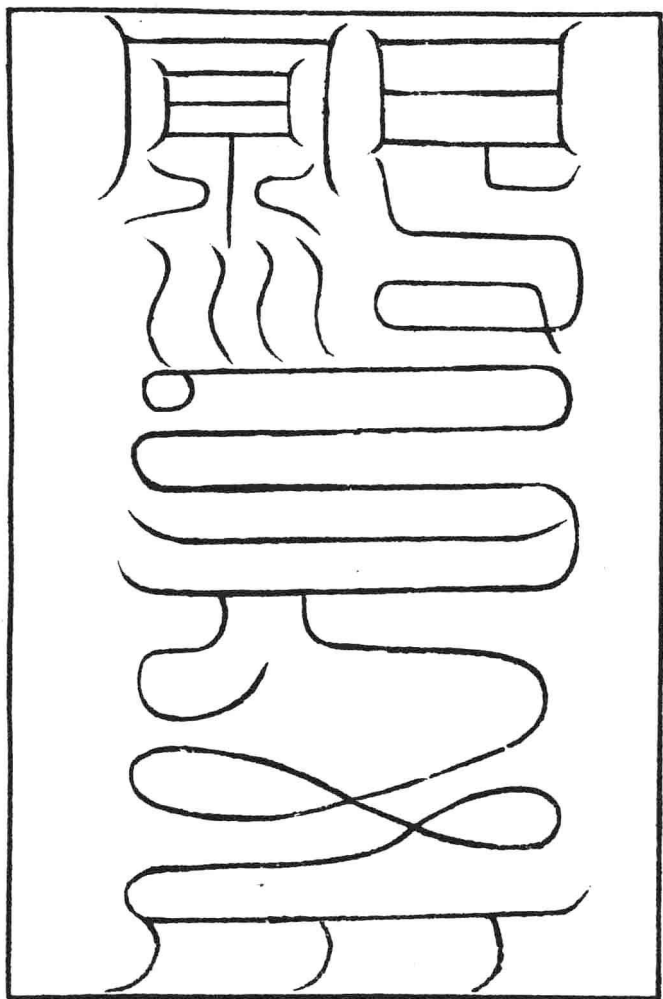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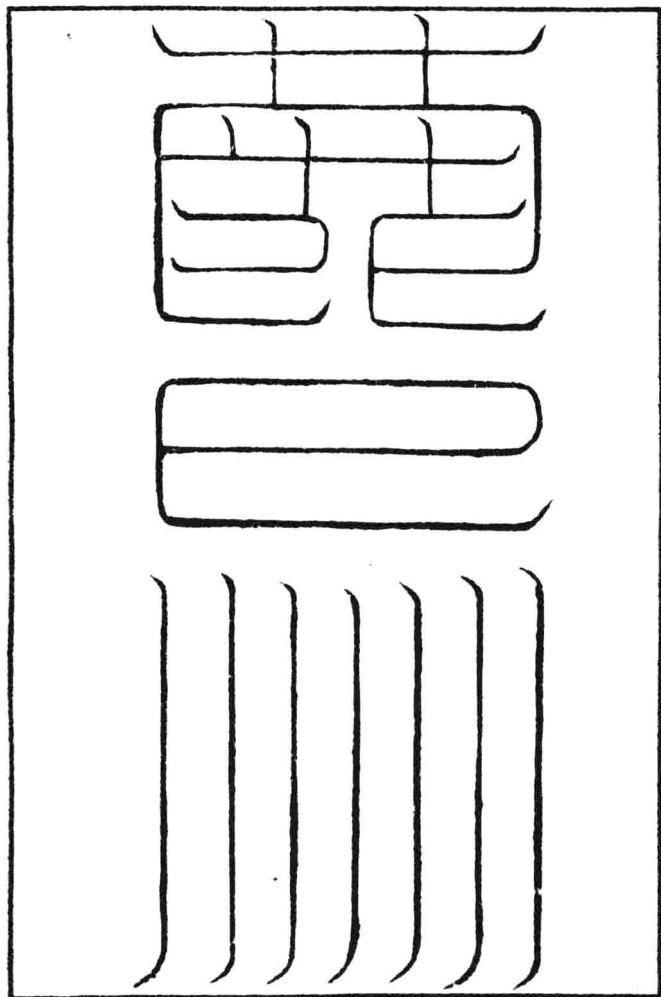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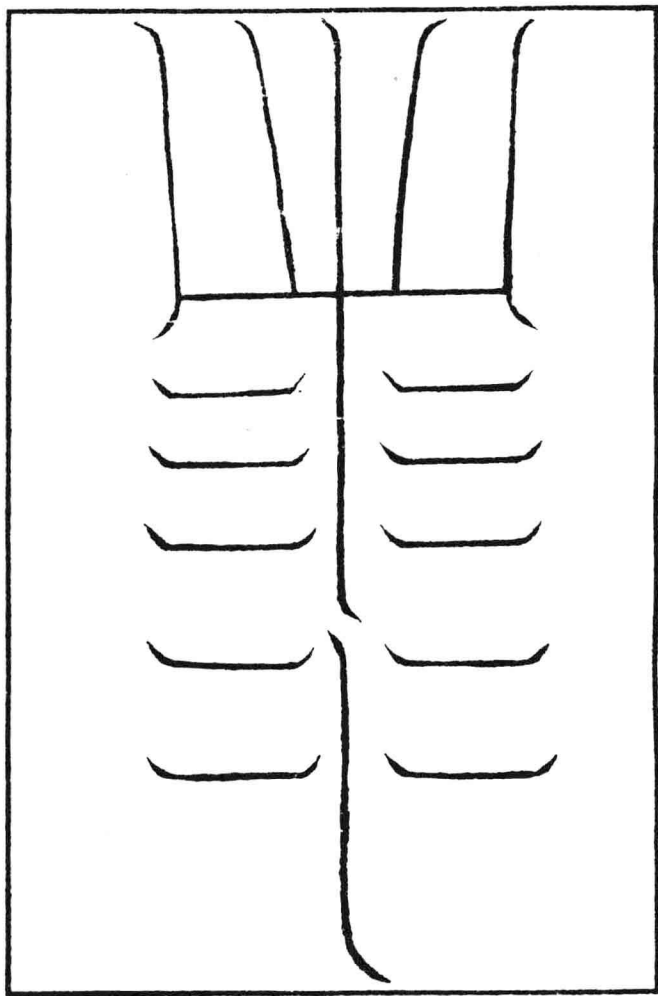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
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
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
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
衆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
氏未六字疑附注
之語誤入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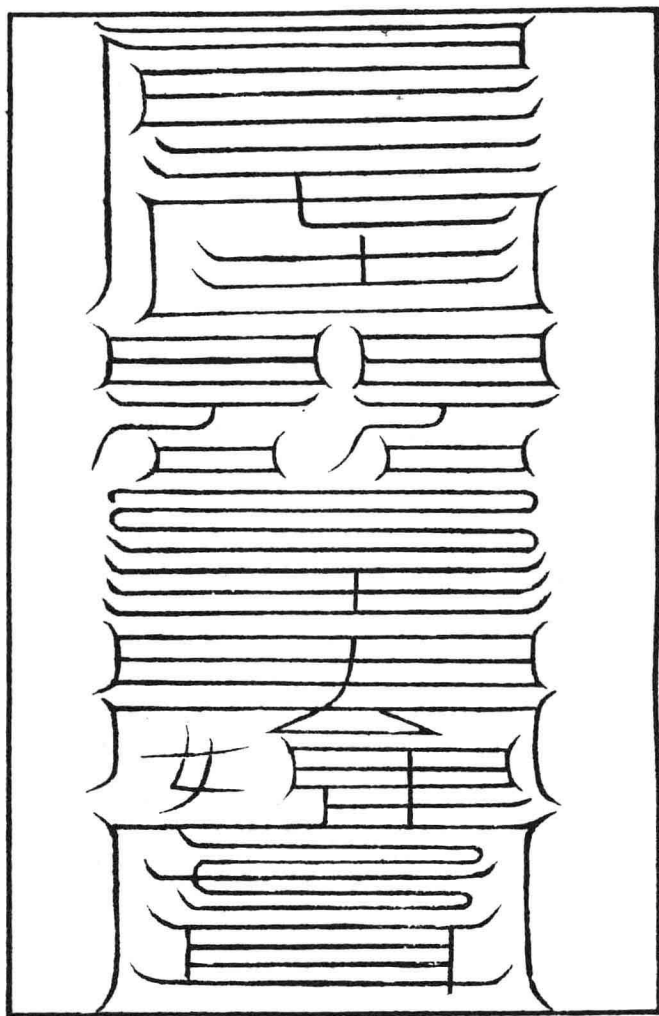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
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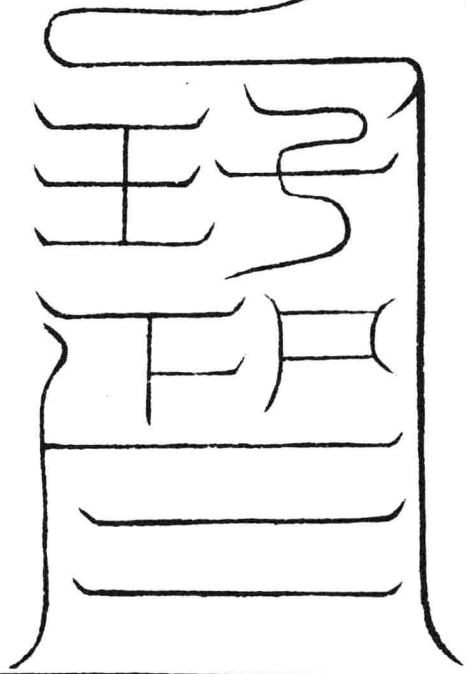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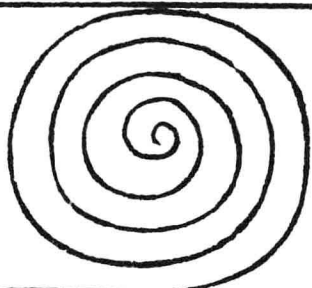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
丹書綸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
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祕也開山符以千歲藁名山之
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祕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
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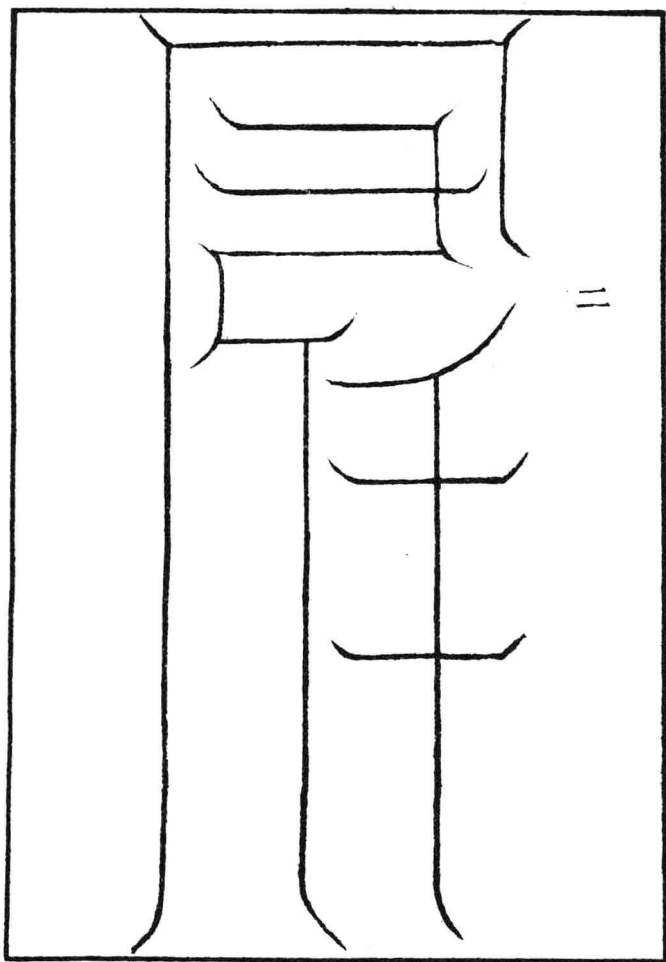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
也以棗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疑
文仙人陳安世符矣

入山佩帶符



一

二



三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九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干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爲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爲人開方三尺可得炁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事類賦引無理如緹有事類賦引無自本徹末事類賦引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爲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

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爲導毒藥
爲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
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
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
有爲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當作义即刺瘡中其
瘡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爲獸專
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者不妄食柔滑之
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得之則須刻木
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
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
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班蜘蛛及七重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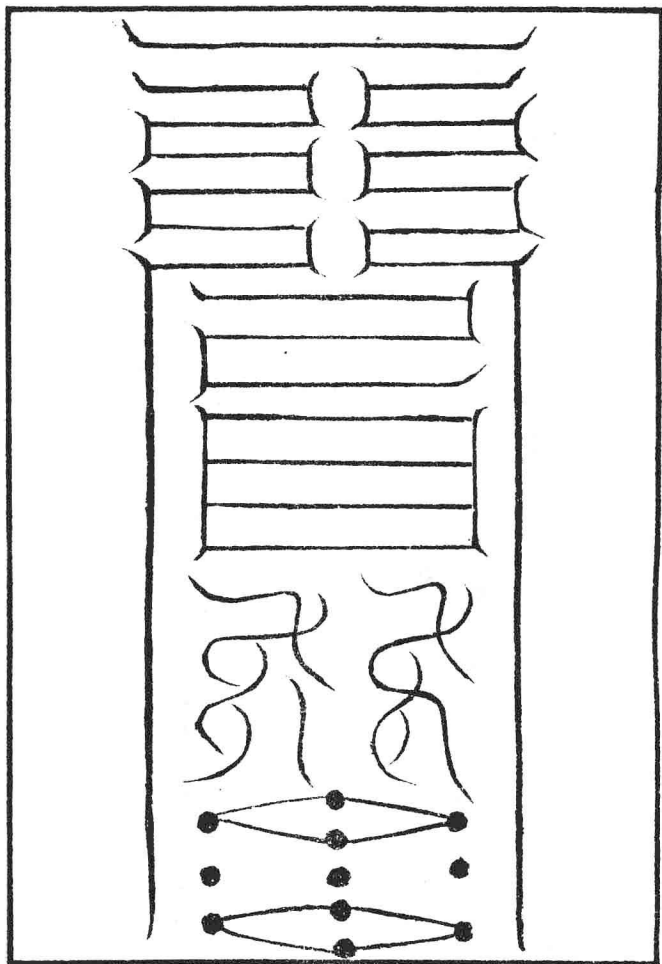
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只以塗
蹠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
況妙於茲乎或問爲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
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
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
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
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
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
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
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鼃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
此潭爲鼃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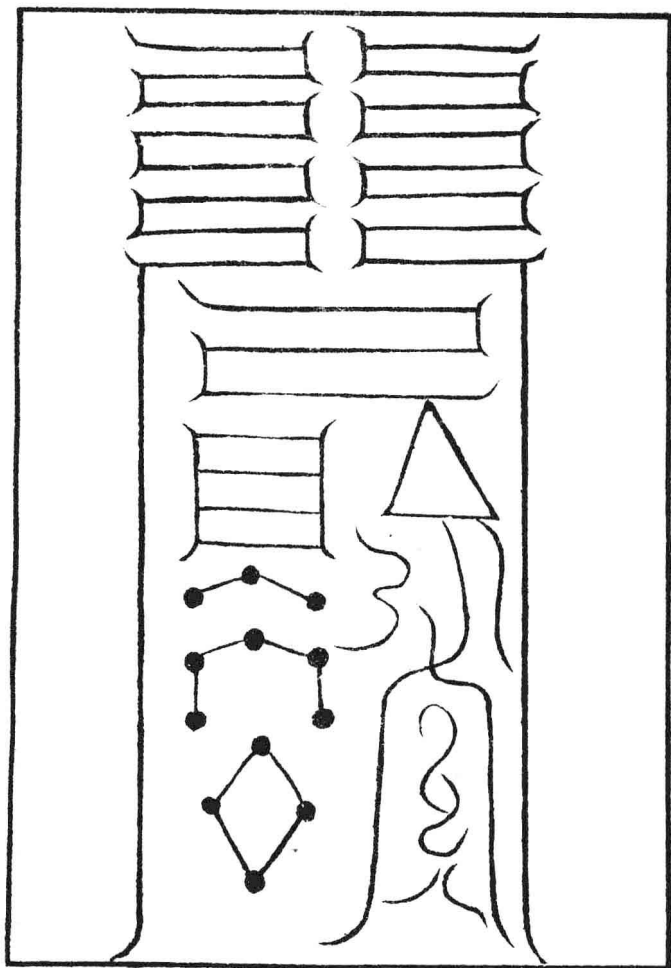
晒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
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龍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
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龍出羅列死於渚上甚
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
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爲朱鳥令
長三原注一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若
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炁以刺白虎上則亦無
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炁畫地作方祝曰恒山之
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
關因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
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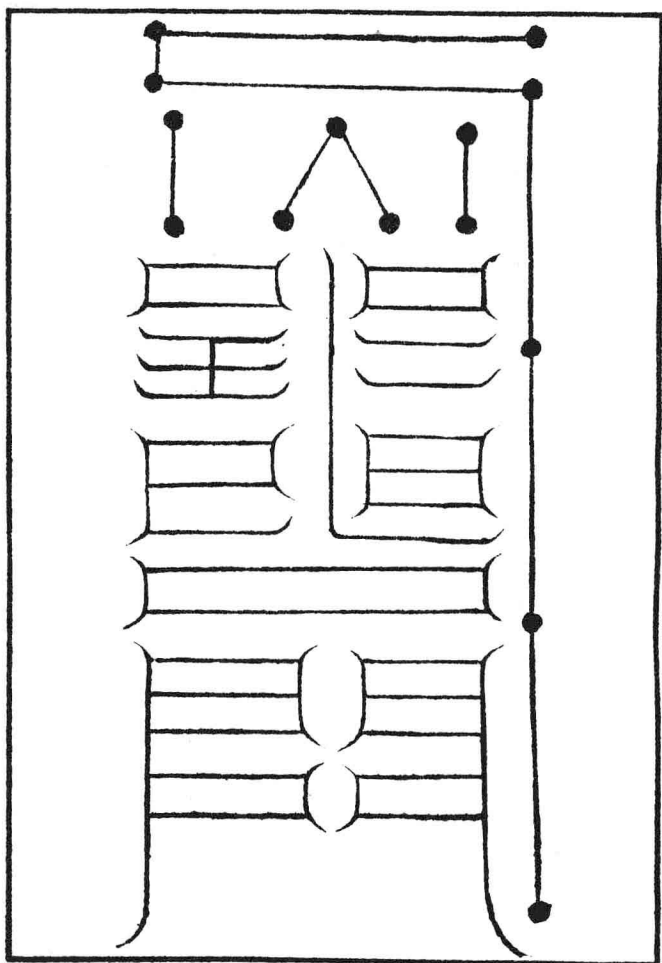
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
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
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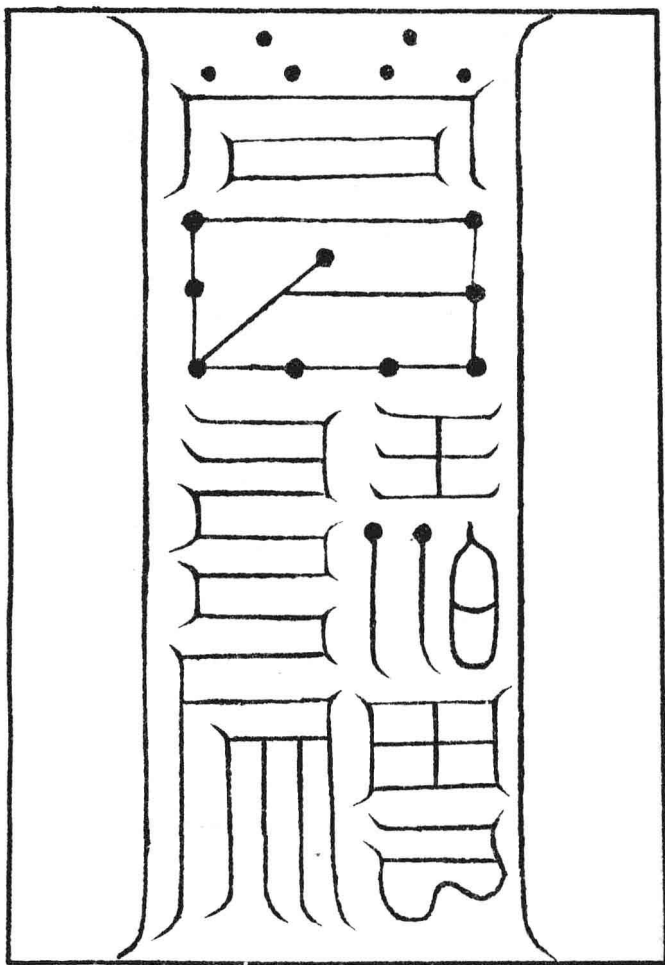
末五
字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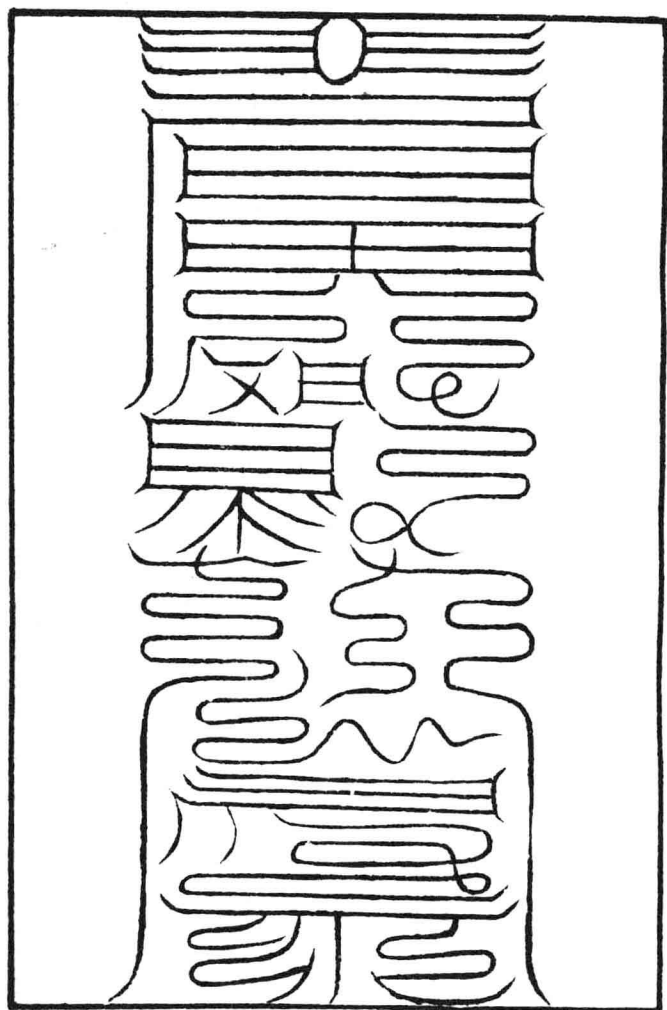
附注之語
誤入正文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
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守十

地真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

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歆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効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令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室得神丹金訣記

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
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
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
遠列本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
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
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
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揚空元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
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元涉黃城闕交錯帷帳
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
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

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
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
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
一之大畧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
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
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
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
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
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
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畝白牲之血以王相
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安

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避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或臥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

抱朴子曰元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真一同
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爲暢元者正以此也守元一復
易於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目刻本作曰元一但
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
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
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元一并思其身分
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
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蘓
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
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
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師言守一

兼修明鏡其鏡道成

刻本無此字

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

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

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

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

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

亦未有不始於勤

藏本作弱

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

略無所爲也未成之間無不爲也採掘草木之藥劬

勞山澤之中煎餲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

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

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

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

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却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爲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卽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旣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

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
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
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餌八
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禳外來之禍也或爲
鬼所冒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爲精魅所侵犯
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
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
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遐覽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
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
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威揚藝文不貴徒
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
壘畝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
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
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竒秘不審道
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
者也昔者幸遇明師鄭君但恨子弟當作不慧不足

以鑽至堅極彌高耳於時雖充門人之灑掃旣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爲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鬚斑白數年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同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卹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明坐侍坐數人口荅諮

問言不輟響而耳並料刻本聽左右操紘者教遣長

作聰

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疋羸

不堪他勞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事盡諳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冝先令人寫其書皆當決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之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

君聰慙邂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爲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爲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文天文刻本作地人二字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元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十藏本無此字非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曆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原注一作都一經甲乙經一百

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

經十卷元陽子經元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敖經子

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當作內經內寶經

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

子心經龍躋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躋經

蹈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臥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

芝圖菌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

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王藏本作玉彌記臘

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

玉策記八史圖入室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九竒

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

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

壺

原一作注臺

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廚食經步三

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

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

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

原注一作氣

經枕中黃白經五卷

白子

原注一作帛

變化經移災經厭禍經中黃經文人經

消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

原注一作時候

經神光

原注一作仙

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天經包元

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廚經微言三卷

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嶺記

原注闕一作閤

龍子記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

陽子經元洞經十卷元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
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原注一作通成經五卷

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

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

藏本華山經鳳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

安神記去上子黃山公記王藏本子五行要真經小

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

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元元

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

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

藥治作秘法三卷登名山渡江海勅地神法三卷趙

太白囊中要五卷人

按人當作入

溫氣疫病大

藏本作太

禁七

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
官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畢
高丘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
經立功益筭經道士奪筭律三卷移門子記鬼兵法
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邠公道要角里先生生長集少
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
荆山記孔安仙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却老
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
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元符三卷
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

符六君符元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
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
朱雀符元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
老經符七符大捍厄符元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
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躡符消災符八卦符監
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
女符元精符玉厯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
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
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廚龍胎石室三金五木
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
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

老君皆疑當作者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

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

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

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

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意林作帝成虎此之謂也

七與士但以倨倨舊誤作鏤今校正句長短之間爲異耳然今

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閒又

有受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

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

但當不及具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爲道

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劔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

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旣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祕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歆血而盟委質爲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

壇委緇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爲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溫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絕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藏本作功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冢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己姓名著紙裏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

議已者必反自中傷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
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
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崇所由也又有
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
有五嶽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還反受
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
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
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
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
淪無方含笑即爲婦人感面即爲老翁踞地即爲小
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

壤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干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閒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譜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馳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沈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

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
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
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待
仙藥之撲當作撲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守十一

祛惑

抱朴子曰凡採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
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
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
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
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
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
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挹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
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
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

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
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
薄無竒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
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
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縕褐必無太牢之饌錦衣
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
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
復未易古人之難當作難之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姦佞似
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銜沽虛而類
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
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爲足事故也見達人而

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肯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爲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
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

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蒼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爲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効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爲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爲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僞物焉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元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

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爲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

州稽使君

按揚當作廣稽當作稽謂稽合也外篇自敘云廣州刺史與晉書洪傳同又合傳不

二云爲揚州皆可證也

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鳴掣縮似

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

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競稱

藏本作竟守

歎之饋

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樂李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

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

而強曾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爲虛

言言之不忤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

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

爲人長大美髭鬣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

云千鐘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
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
舜耳舜是孤犢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
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竒者我見之所在
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腫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
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
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
舜爲事吾常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
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
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
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顙似堯其項似臯

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
微然爲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
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
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
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上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搗原注
一作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
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
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
聞之病七日而沒於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
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
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

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埋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爲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昏耄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僞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

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爲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己亦慙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爲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爲

此罪見責送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
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
會僱佗子王喬諸仙來按行吾守請之並爲吾作力
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

云從崑崙來諸親故競

藏本
作竟

共問之崑崙何以

疑作
似

荅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
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
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
李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
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
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此莫不愴然含悲又見崑

崙山上一面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
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虎蛟蛇長百餘里其中口牙
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
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
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
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
陽字子淵俠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
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
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鷓鴣舊
誤作鷓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濟快
今校正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於時聞誕此言了

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舅都者與一子入山
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舅當有曰在山中三

鄒字

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

地窈窕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

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巇及到天上先過

累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眞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

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

失儀見斥來還令常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復舊誤

校正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

寡人遂見謫守天廚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舅都

爲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

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閒忽然自去不知當衍此二字其在當衍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治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爲論釋皆無疑碍故爲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當衍此字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爲白和於是遠近競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曰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旣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

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僞也余恐古強蔡誕項鼻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閒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見之當見之前白前遐覽仲理者爲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真一

嘉遯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
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祕六竒以括囊
含琳琅而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
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
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作謂榮顯爲不幸以玉帛爲
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巍
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
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
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

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眞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跚玄極攸敘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嘖頰而滂沱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温辭則冰

條吐葩擢高則峻極積淪竦卑則淵池蹉峩疵清則
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
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竝化忽崇
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耋之嗟竊爲先生不取
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
月無君皇皇如也恥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
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
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
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
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遣穢者若
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勳格上下惠沾八

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
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
不致群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
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
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
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竒撥亂若乃耀靈翳景
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
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驟
踈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竝默則子貢與喑者
同口咸瞑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
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

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鼙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招蒐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獎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踣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荅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沖漠不役志

於祿利故害辱

藏本作害而

不能加也不踞峙於險途故

傾墜不能爲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

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間攜莊萊

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

以慾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

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

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蕃武爲厚誠故不

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

促託罔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暫見飄乎似飛矢之

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鸞

本

作鸞從

意林改不絳網麟不墮弈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

之徒曾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菹醢嬴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菹荆卿絕臙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祿厚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

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鳩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疾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滕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慙乏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䟽賤非親於元儲後毋假繼非密於伯竒而掘梗之誣滅父子

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鑿所爲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竝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減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溼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

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
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
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
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
爲富甘卑者以不仕爲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
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
杖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洿足以泛龍鱗豈事
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醪醕攝縷舊寫本
作躡履
美於赤舄緼袍麗於袞服把橦安於杖鉞鳴條樂乎
絲竹茅茨豔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爲臺榭
庇巖雷爲華屋積篇章爲敖庾寶玄談爲金玉棄細

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遊九臯以含歡遣智慧以
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
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
俯集玄洲孰與銜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
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反者
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
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
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
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
以或避危亂而不冒入或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
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

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穹以高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立澤則烟爨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猶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睹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潁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藪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

園斂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
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旣康故不欲復舉熠
燿以廁日月之間拊甌瓠舊寫本作甌瓠於洪鍾之側貢輕
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月必見捐於無用
速非時之巨嗤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末
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
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卽戎之勞然切磋
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損盧本作非捐介之民也劣者
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
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
言助敎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敎以

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敘彙倫非有隱者誰誨童
蒙晉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是而
樂飢衡門者可非乎夫群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
知道竝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
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真二

逸民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柏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憂避牛跡之淺嶮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荅曰夫銳志於籬鼠者不識騶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鴦之遠指猶焦

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井蛇

藏本

作魚蛇

之嗤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

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爲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寢賢貴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尚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準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

集漉魚鼈之池則神虯遐逝刳凡獸之胎則麒麟不
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尙創業垂
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
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讐敵也去彼市馬骨以
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尙何
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
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
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不
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尙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
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齒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
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

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

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服而師之

藏本作復

而肆之今從舊寫本

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行殊

尚默默

疑作語默

難齊慕尊賢之美稱恥賊善之醜迹取

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

弘風化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

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

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費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

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

六君尚不肖苦言以侵隱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

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

典甄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
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爲羽翼
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覲
覲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
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猾華者在於
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
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往
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
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
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
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

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
雖復笞督之危辱之使追狷華猶必不肖乃反憂其
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
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
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
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狷
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尚逃遁收而斂之疑作殺之尚
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
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潁川胡昭字孔明見魏志管寧傳注孔明自陳
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汗
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

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
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爲立身非
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
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
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
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
鞫鸞下有脫文也下脫任人則鐘鼎鐫其聲若乃零淪藪
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荅曰子可謂守培塿
玩狐丘未登閭風而臨雲霓翫滢汀游潢洿未浮南
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
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

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輶被犧牛之文繡吞簷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賀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羈登嵩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

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竝全謂之爲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羈繫之爲洿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旣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

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

句有脫字

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荅曰夫麟不吠守鳳

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

無外宣嫗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闇

藏本作闇從舊寫本

改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

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

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

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爲曠哉

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

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

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子亦謂孔子賢

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
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
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
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
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蝸翼也若然者豈
有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
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
悅惑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爲錐鑽之用抑靈鼓爲鼉
鼙之音推黃鉞以適鈿鎌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
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
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故醇

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
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
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
濯裘布被拔葵去織狔不掩豆菜肴糲滄又獲逼下
邀僞之譏樹塞反玷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
則有僭上洿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
乎耒耜之端索緼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
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糊口布褐
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喻之無物也夫
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修毫可以洩憤懣篇章可以
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鑿鼎哉孟子不以矢石

爲功揚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
又曰隱遁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
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
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
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
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貪濁
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
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滄咀流霞而使之
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
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
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

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
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
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葦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
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
周粟鮑焦死於橋土彼之涇涇何足師表哉昔安帝
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
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
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
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
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
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

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
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郎博
士趙相待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
帛五十匹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
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
安車輶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聘
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掾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
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褻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
之誅華士爲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
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真三

勸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鑿璞礱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

戒

藏本作成從舊寫本改

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

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

盧本作罔

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

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

盧本作丹
鏘不淬

則純鉤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

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
彼也登閬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閻隘也披七經
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
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
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
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藏本作逸從
舊寫本改鹵
鈍者醒悟文梓千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之
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
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

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緣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馴教之功也鷲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

養則虯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正

藏本

作止從舊寫本改

夢乎且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

鷄帶狔靈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南山之
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
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
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
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
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
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
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
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弈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

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進德修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
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
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
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
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
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
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
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瀆訪
鳥罟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
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

陽之候由冬螽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
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
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鶉鵲
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
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
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
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
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
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
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

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駑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濶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黃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蹟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悶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爲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

積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

惠

疑作

以廣埽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

模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

戢干戈橐

疑作

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

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東帛乎丘園令抱

翼之鳳奮翻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

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

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

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

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

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
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
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而整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
卑可無整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蒞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刳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倫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視內盧本作顛愚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己藜藿不給

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
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
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鏹不經歐
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
閒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
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緼麗夏績紗縠之
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粲蔚飾朱翠於
楹枕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醪以沈醉
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旣不曉覩學
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
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叔麥之能辯亦奚

別乎瞽瞍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辱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筭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

見邪正之眞僞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慄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遺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興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

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爲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豔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勦驚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麤校彈棊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陪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之疎密招竒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

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
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肖以土
階爲朴騃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
準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
綺窻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
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
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
足於嶮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
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混
潢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潭縱擢歌於清淵飛
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拔潛鱗或結罝罟於林麓

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盧獵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驚翔禽勁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旣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遨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險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筭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搏節藝文釋老莊之意意字衍不急精六經之正道

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真四

君道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御覽六百二十作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旣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旣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共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

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違晦吝其與之也
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拚匠之以六藝軌
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
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
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卽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
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
塗杜機僞之繁務脫一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
洽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
城之穆屬使親踈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
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遏覬覦見
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觀翳幽之不守

則覺嚴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劔
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
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有脫懼
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
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
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
範秋霜以肅物訓詔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已
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
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疑若閭風之凌霄而諸下
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舊寫本作淵之萬仞而藝近
此三字藏本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
但作則近

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輶若雷霆之激響而不爲邪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曜之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畧遠罩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眄以警密麟跖以接䟽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

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賦斂之慘烈遵放勛之麤裘準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詰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褻妲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魂鑒操彤之杜伯惟人立之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

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
之進則䟽儀狄容悅姑息則沈藥激除蒸子之諂親
放麋之仁鑿白龍以輟輕脫觀羸脫一以節無饜防

人彘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

惡犬以遏酒醜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鼃

以勸勇避螳螂以勵武聆公廬藏本作會之讜言容保

申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烹如

簧以謚司原之箴折苑渌以廸梁伯之美放丹姬以

弭婉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

利器之柄勿憚徙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恥之

陶冶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

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

勞者不遺傾下

脫一字

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

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
念遠功使夫曹劌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尙張敞立雪
恥之績射鈞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勲釋縛之左車吐
止戈之高策則鳩梟化爲鴛鸞邪僞變成忠貞芳穎
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濘剡銳載胥九功允諧西面
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
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弼虢闕外御政得
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
於攸莅黔庶讓畔於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太

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
究論道之損益滅牧羊之多人反不酷之至醇張仁
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
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
民安之若綠葉之綴修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
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立極寒温不謬節而錯集四
靈備覲芝華灼粲甘露淋漓以霄墜嘉穗婀娜而盈
箱丹甍逐於神潢立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
南箕謐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囹
圜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氊裘皮
服山棲海竄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

庭瑤環獻自西極員首遽善猶氤氳之順勁風要荒
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降之盛致三五之軌躅
也故能固廟祧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
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
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
傾僨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
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
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入音之清
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鉤銘原注居額切摧於指掌
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
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

而聞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
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
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
國介一人之心疑當作介
人一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
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
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儻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
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
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
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
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
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積危猶巢幕而自比

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
翼者未足筭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
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爲賢擢才則以近習者
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
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
則在於瑣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
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
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矣或營
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恇怯以失軍
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
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

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弗覽玩弄褻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畷弋而忽稼穡重兼并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踈犒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已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

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卽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憎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積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二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劔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颺，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荐，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

言而無所思嘉筭而莫問猶大廈旣燔而運水於滄
海洪潦凌室意林作空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
可驕吝搆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
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
或於安而思危或在驗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
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
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臣節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體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

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
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
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
乎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談潔進思盡言以
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
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
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已則
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擘衡執銓
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羨張陳之奇畫追
周勃之盡忠準二鮑之直視蹈嬰引之節儉執恬毅
之守終甘此離紀彘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

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恒
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
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
儀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鷂
之鷙烏雀蕃扞壇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莅衆撫
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脫一以爲國
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况黜辱之敢
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彝器
能者鑄勲皐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引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
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

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褻崇雖淹

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疑當作損下以附上廢

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

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

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

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

未有不身膏剡鋒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卽

邪違真侶僞親覽傾僨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

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

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
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賁獲之壯不
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異言之局
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
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筭出有折衝
之遠畧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彛倫斲
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
若載重尠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旣傾溺而
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開而莫讓攝
官所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以而子房所以

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真五

良規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罟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實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拘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綝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

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繼桑蔭未移首足異所
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
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
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
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
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
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
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
成驕亂若桀之于辛推哆原注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
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
族於四裔擁兵持壇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

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
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
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
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
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
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
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且猶鳥盡而弓
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已是
奚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
之而云我能爲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
棄去之雖曰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

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旣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

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
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榦弱枝春秋之義天不
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
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
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
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
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
者加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
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
紋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飢者
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爲美

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
諫余以此言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
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
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
況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句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旣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搆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令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卽受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

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表蓋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巖閒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官理

抱朴子曰駉駉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驕驥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驚則轡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髻孺背千金而逐峽蜨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黽卽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

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聰聖言而
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
之勲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本石
以致極天之峻大夏凌霄賴群僚之積輪曲轅直無
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
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
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
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
而不亡然劔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
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
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貴賢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蚪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

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
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
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
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
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晏般于畋獵涵于
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豔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
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
知竒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
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旣據
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
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

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烏獸其行被髮彝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旣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秕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

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遠大舟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敘彞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
乃喜樂毅出而燕壤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
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
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
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象使勁虜振懼
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
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
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
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

務得士爲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

且執贄於白屋秦邵

事未詳舊寫本作秦昭

拜昌於張生鄒子

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末食而趙惠竦立晉平

藏本作文

從舊寫

本改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任之

藏本作候之今從舊

本寫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笞於保申

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

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真六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爲者尠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

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次然用刑其然尚矣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殪尸涿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立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

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頓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姦宄竝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蔓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

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
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
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
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
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
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
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
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
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
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尠
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

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
法衛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
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治藏本脫治字從舊寫本補病之術者杜
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
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
穿窬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
以率彼治親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舊寫本作惠必有罪
而無赦若石碣之割愛以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
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
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
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

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

毫末鑽燧

意林作端

之火勺水可

藏本作所從意林改

滅鵠卵未孚

指掌可糜

藏本作之所靡從意林改

及其乘衝飈而燎巨野奮六

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

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

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劔

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

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

之篡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拊心

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

忘實禍於當已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
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
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
仁爲安揚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
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
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
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乏
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
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
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
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上可以虛蕪楚革可以

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爲國乎抱朴子荅曰易稱明罰
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
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
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明矣至醇旣澆於三代
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
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
塗舍柁櫓而汎虛舟以凌波於意林作江海盤旋以逐走盜
捐讓以救災火斬梟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
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常驟霸王以來載馳載
騫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
恥族誅不能以禁覲覲重日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

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姦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
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
家害國者或搆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
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湧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
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劒參天而射五
步擯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袵却寒之裘以禦鬱
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爲憤憤藏本作憤憤從舊寫本改
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
無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
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
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

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
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
莊之誕談然而爲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
者赦其罪所謂土枻瓦戢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
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濶譬猶干將不可以縫
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
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墮囹圄罷
有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
培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
牧舊寫本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闕爾若無人民
作故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

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刑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孥戮考其所爲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己群下力競還爲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於彘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鄰咀嚼羣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

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

原注虛切

狁

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

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

咷之讎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

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爲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

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爲治國有

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慝僞不作凶邪改志若綱絕

網紊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

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

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

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

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疑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

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

鳥雀覩亂萌則若薙原注他計切田之艾蕪原注於茂切慶

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廸令而

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

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爲而不可哉昔周

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

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

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

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搃其方愈之創殊不

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
在其閒而次死罪不得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
得不疑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
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
之非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
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
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不
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
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
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棄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
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

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陲未賓遠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別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爲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竝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君藏本脫君字從舊寫本補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爲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阜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

已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
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
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
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
防潰風積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
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
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或賣以下五句藏本有脫誤從意林改補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
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
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斂以
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琴絲引用駑庸以

爲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
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
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
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
士不適者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
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置兔之賢況舉
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
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之
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
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鳥鳴屯飛則鴛鳳幽集豺
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

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鬪昔爲伍清節羞入饗
養之貫舉任竝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
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橈杙比肩頌
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
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
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
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
賢之君終不知竒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
從雖抱稷禹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
敘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
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闔官用事群姦

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爲下劬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故阿以下數句有脫字中正吏部竝爲魁儉各責其估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

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到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搆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笮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旣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

樂之正音。騰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荅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荅策。防其罪。罪疑作置舊寫本罪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字空白

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

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原注巨而舉

流切

而舉

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

舉與舉者同罪

藏本與字在舉者下今從舊寫本

今試用此法治一

三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

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

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爲罪不足

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

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

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

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

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荅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埽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閤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

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
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
私貨必漸絕竒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
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
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
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
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
不中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
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
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
者論此是與跽議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字徧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土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袵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爲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

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有自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埽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髡蛇於華夏

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爲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窳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

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
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疑作業矣
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
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
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
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
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
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
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敘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
之吏失理之獄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眞七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雜

藏本作雜浮從意林乙轉面

而不心揚雄

藏本作揚雲從意林改

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

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尙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弃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已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蹶躄恥與共世窮之

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
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廷翕然諂笑卑辭悅色
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
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
其不合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
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
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爲慨然助彼羞之昔
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弃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
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
務本求已而偏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
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爲濫客疏拙以奴

顏婢睽

原注來去聲

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

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

利則驚掉見竒士則坐睡繼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

文豔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

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

菽麥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

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

藏本作投負人於北波今從盧本

雖赫奕刀尺決乎

有脫文

勢力足以

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

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

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

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
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
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
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
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
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
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跼失弃名
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
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
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

藏本此下提行
案文提行者非

抱朴子

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

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
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
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
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疑當有
何字損於夜光之質垂
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
其才處之者猶尠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
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毘之而
誤者譬如蔭朽樹之被斧也彼尙不能自止其顛蹙
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
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
猶蚤蝨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

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
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
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
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
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
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
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竒辯訟有無面
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
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
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
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

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尙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藏本作滄稟訥加駮今從盧本之以天挺篤嬾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弈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

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
尤遼也加以挾直好吐忠盡藥石所集甘心者尠又
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擣蒲節其沈湎此
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
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
盧本作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
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
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
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
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荅曰何
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斧斤

交之爲道其來尙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卽

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

始之甚易終之竟難

藏本作寬難盧本如此疑作寔難

患乎所結非

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
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
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
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
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燿一味不能合伊鼎
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
積南溟浩瀆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義
和照則曲影覺矣矚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

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
勝已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
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鈞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
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地
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

有脫文盧本補
虛字未知是否

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

積字從
盧本補毀

壞刎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綱

盧本

作憫歎或睚

原注五
懈切

皆原注
音責

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

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搆於今推往尋來
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
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

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荅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冑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爲參辰至歡變爲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

亦無以

下有脫文

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

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爲清高以救世爲辱身尊卑禮

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

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

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

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

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

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爲而然蓋矯枉

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

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粒以刺玉食哉夫交

藏本

作反從舊寫本改

之爲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

所弃可以絕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外篇 卷一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備闕

抱朴子曰騷裊

原注於駸也
騷馬也

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

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
以凌虛鴻鷲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
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
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
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
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
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
體也而不能荅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

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具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
之勲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
月不能摛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擗齒則
松櫝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鷓鷯之羽彈
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劔不及數分之
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
照疑當作漿舊寫本照字
空白盧本作魚妄改耳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
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眊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世字衍人之良翰乃閭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

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痂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竝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竒士扣角而見遇況乃潛於罽藪乎孫臏思騁其祕略而司馬別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

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
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
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
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
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
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
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
脈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
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
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
功不亦難乎夫結緣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干鈞之

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
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
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
輕其體藏本作禮從舊寫本改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爲
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沈抑而
履徑而剗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
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
四門之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泠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
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爲之心遊精墳誥
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
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軻原注如權右
之國疑作閩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
不離畝畝於是翼亮大夫俟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
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
俎發凌風之迹沽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
之舉耀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勳蔭當世藏本已

從舊寫本改 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

風之脚不能到也楹椳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鶻

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

之枝此下舊寫本空白七字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

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

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

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顧歎眇過

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俗銛

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稽然不能凌扶搖以

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

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聾俗之地鬻章甫於被髮之

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

吐琳瑯於毛

舊寫本作毫

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

高之間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沓匱之

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夫龍驥維繫則

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鱸鮪不

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

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

龔丹藻以改素競驚麟於清晨不盤旋以錯度

藏本作諳

夜從舊寫本改

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柏成

舊寫本作伯夷

涉下句望文改耳此乃柏成子高與采薇非一事

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

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芒眇眇殊禍福交

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遊者不能

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

疑有誤舊寫本理字空白

之敗

匡流末者未若挺治乎無兆之中

藏本匡作匠治平無作治元從舊寫

本改整已然者不逮反

舊寫本作原

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

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

舊寫本作羞

悅於否

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沈舛情金

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東於萍涅達妙者逍遙

於玄清潢洿納行潦而潘溢渤澥吞百川而不盈鮪

鰕踊悅於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

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

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冑改

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
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
馨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燭而修鳴騶駮不
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
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爲不高女以自媒
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榮哉夫其
窮也則有虞婆婆而陶釣尙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
辱於溺簣原注苦怪切籠也弘式匿竒於耕牧及其達也則
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傅說釋築而論
道管子脫桎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稽德以
有爲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

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爲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爲元
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勲乎國器殊塗同歸其
致一焉士能爲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
爲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
且免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兼朱重紫則
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
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罪藏本作過從舊寫本
改下云非余罪明此
罪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爲石謂鳳曰鷄者非
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裳卽常民之
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
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

金之貨以索百十舊寫本盧本作百千之售多失骨原注干上聲毛
我則未暇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抱朴子外篇 卷一九